

Jifeng Zhi Jincao

ZHONGGONG SULUYUWAN BIANQU TEWEI JISHI

疾風知勁草

中共苏鲁豫皖边区特委纪事

徐州市史志办公室 编著

中共党史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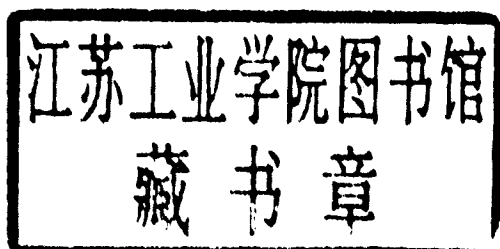
疾風知勁草

中共苏鲁豫皖边区特委纪事

ZHONGGONG SULUYUWAN BIANQU TEWEI JISHI

徐州市史志办公室 编著

董助才 执笔



中共党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疾风知劲草:中共苏鲁豫皖边区特委纪事 / 徐州市史志
办公室编. - 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9.10

ISBN 978-7-5098-0407-0

I.疾… II.徐… III.中国共产党-地方组织-史料-
华东地区-1932~1938 IV.D235.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156769 号

书 名: 疾风知劲草——中共苏鲁豫皖边区特委纪事

作 者: 徐州市史志办公室

责任编辑: 贾京玉 李 林

出版发行: **中共党史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海淀区芙蓉里南街 6 号院 1 号楼

邮 编: 100080

网 址: www.dscbs.com.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徐州太平洋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87×1092 毫米 1/16

字 数: 356 千字

印 张: 22

印 数: 1-2000 册

版 次: 2009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9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098-0407-0

定 价: 39.00 元

疾风知劲草

中共苏鲁豫皖边区特委纪事

编委会

(按姓氏笔画排序)

刘 兵 宋余东 李云翔 张慧一
杨凡佐 武玉栋 郭明泉 董助才

编撰人员

执笔 董助才
编审 杨凡佐
编辑 刘 兵 柳 彦 刘亚丽 许胜利

序

李 锐

忆往昔,峥嵘岁月稠。当我拿到徐州市史志办公室的同志撰写的《疾风知劲草——中共苏鲁豫皖边区特委纪事》一书书稿时,时光仿佛倒流,使我一下子又回到那如火如荼的革命斗争年代。

我是1938年1月受长江局委派由武汉到徐州的,见到了中共苏鲁豫皖边区特委书记郭子化。他开始给我的印象,颇像个中产商人,留有胡子,身穿长袍,言谈温和。接触一段时间,我便觉得郭子化确实是个了不起的人物。正如当时汉口《新华日报》派往第五战区的战地记者陆诒在报刊上所介绍的那样,《台儿庄大战幸遇两奇人》,“第一位奇人郭子化”。郭子化奇在哪里?他的过人之处不仅表现在抗战时期与第五战区的统战工作和组织、发动民众抗日等方面,而且表现在他的革命斗争一生,创建中共苏鲁豫皖边区特委,只是他光辉一生中的一个亮点。

中共苏鲁豫皖边区特委,也许在中共党史上还未能占有一隅之地,而实际上它的存在和发展,以及它在苏鲁豫皖边区革命斗争中的地位和作用,是不可磨灭的。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尤其是“立三”、“王明”两次“左”倾错误之后,党的地方组织遭受到极其严重的破坏,党史上传统说法,苏区损失95%,白区损失几乎100%。然而,郭子化领导的中共苏鲁豫皖边区特委却神奇般地存在着,不仅能存

在,而且不断在发展壮大。1937年5月,中央决定成立大河南省委时,中央交给河南省委的组织关系是460人,其中苏鲁豫皖边区特委300人,占大河南省委党员总数的三分之二。也是由于苏鲁豫皖边区特委的存在,填补了土地革命战争时期苏、鲁两省党史上的一段空白,客观地成为华中和华东白区工作的一面旗帜。胡服(刘少奇)同志1940年8月14日在皖东北半塔集对华中出席七大代表作报告时说:“在抗战前,华中的党几乎全部破坏,除着个别的游击队的地方外,其余的组织是近一年新发展的。抗战前有河南省委党员约100多人,还有徐州特委、民先队、竹沟党小组等组织。”报告中所说的“徐州特委”,即中共苏鲁豫皖边区特委。

全国抗战打响以后,郭子化领导的中共苏鲁豫皖边区特委与李宗仁辖管的第五战区团结抗战,开创了苏鲁豫皖边区特委的第二个辉煌时期。郭子化以社会名流的身份,出任第五战区总动委会委员,并先后拜会了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总动委会秘书长刘汉川、徐州专员兼游击总指挥李明扬、临沂专员兼保安司令张里元等,并利用各种关系积极开展上层统战工作。首先让中共党员郭影秋担任总动委会组织部总干事,而后以总动委会名义往所辖各县选派我党干部担任县总动委指导员,负责各县的民众动员工作。一时间,徐州便成了全国抗战的中心和国民关注的焦点,第五战区的民众动员工作搞得热火朝天,各民众抗日团体,如青年抗日救国团、职工抗日联合会、妇女抗日联合会、农民抗日救国会,以及儿童团、姊妹团等像雨后春笋般地遍及苏鲁豫皖边区。据不完全统计,至1938年初,第五战区总动委会所领导的民众抗日团体达1518个,约36万余人。这些民众抗日团体,在台儿庄大战中发挥了很好作用,他们主动配合中国军队开展游击战、破袭战,在临枣之间多次破袭铁路、公路,伏击日军运输车队,炸毁滕县城南大桥两座,致使津浦铁路一度中断。各县动委会在我党的组织下,纷纷成立宣传队、担架队、卫生队

和运输队开赴前线,仅邳县动委会,在中共党员栗培元的组织下,调集了一万多两牛马车在陇海铁路运河镇车站,承担起支前和救护工作。不言而喻,特委为台儿庄大战的胜利做出了贡献。原国防部长张爱萍看了纪录片《浴血淮海》之后说“共产党人功不可没”;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程思远在回顾这段历史时也深有体会:“台儿庄大战胜利是国共合作的结果。”

苏鲁豫皖边区特委之所以能够存在,并发展壮大,绝非是偶然的,这与郭子化等人的革命斗争意志、艰苦创业精神,以及革命斗争策略和斗争艺术是分不开的。郭子化是在鲁南党组织遭受到严重破坏,白色恐怖极其严重,并且在经中央同意,苏鲁两省地下党组织分别派员开发鲁南未果的情况下,受命于危难之时,只身来到鲁南。他接受以往枣庄矿工罢工斗争的教训,提出“隐蔽精干、保存骨干”和“以经济斗争掩护政治斗争”等斗争策略,首次取得枣庄罢工斗争的胜利。他特别强调以职业为掩护,反对“四不象”,让地下斗争的同志深入到各行各业,在那里生根、开花、结果。仅鲁南药业,我党就在那里先后建起了“同春堂”、“广德堂”、“元德堂”、“天德堂”、“乾德堂”等中药铺,开办了“广仁医院”和“健汝医院”,成立了鲁南药业公会,整个鲁南药业受我党所控制,在合法职业的掩护下,积极开展地下工作。

特委的存在还与他们坚强的革命斗志和坚定的革命信念是分不开的。尤其是在与上级党组织失去联系的情况下,特委的同志一方面积极寻找上级党组织,一方面积极恢复和发展党组织。为了能与上级党组织接上关系,特委的同志步行乞讨去西安,终于与西北特支取得了联系。至台儿庄大战前,苏鲁豫皖边区特委党员数已达 1232 人。

苏鲁豫皖边区特委的历史是短暂的,仅有 5 年零 10 个月(1932 年 10 月—1938 年 7 月)。徐州沦陷以后,根据上级指示和斗争形式发展的需要,撤消苏鲁豫皖边区特委,分别成立苏皖、鲁南、苏鲁豫三

个特委,至此,中共苏鲁豫皖边区特委已完成了她的历史使命。但是,特委的地位和作用是不可磨灭的,特委同志的革命斗争精神是永存的。今天我们再回顾这段历史,一是要缅怀这些曾为特委的壮大与发展立有丰功伟绩的革命志士,尽管时代在不断发展,但人们永远不要忘记他们,也不应该忘记他们。列宁曾说过,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这是后人对待历史、对待革命先辈应持的态度。二是要以史资政、激励后人。中共苏鲁豫皖边区特委的存在与发展离不开人民群众的支持。而我们党成为执政党以后,仍然离不开人民群众的支持。这不只是为了得民心者得天下,而是共产党人的根本宗旨所在。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胡锦涛同志也曾告诫全党:“人心向背,是决定一个政党、一个政权盛衰的根本因素。马克思主义政党的理论路线和方针政策以及全部工作,只有顺民意、谋民利、得民心,才能得到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拥护,才能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是为序。

(作者为中共中央组织部原副部长)

Jifeng Zhi Jincao

中共苏鲁豫皖边区特委纪事

目 录

contents

序 李 锐(1)

第一章 苏北的政治经济形势 (1)

第二章 泗县、永城等地武装暴动 (7)

第三章 白色恐怖笼罩下的鲁南 (17)

第四章 郭子化受命于危难之时 (25)

第五章 同春堂——边区特委的革命摇篮 (33)

第六章 冷启英到枣庄巡视工作 (45)

第七章 波澜壮阔的枣庄地下斗争 (55)

第八章 张光中夏镇建党 (63)

第九章 中共苏鲁边区临时特委建立 (67)

第十章 组建鲁南医药公会 (81)

第十一章 开辟抱犊崮山区革命根据地 (95)

第十二章 临时特委与西北特支 (109)

第十三章 组建第一支革命武装 (12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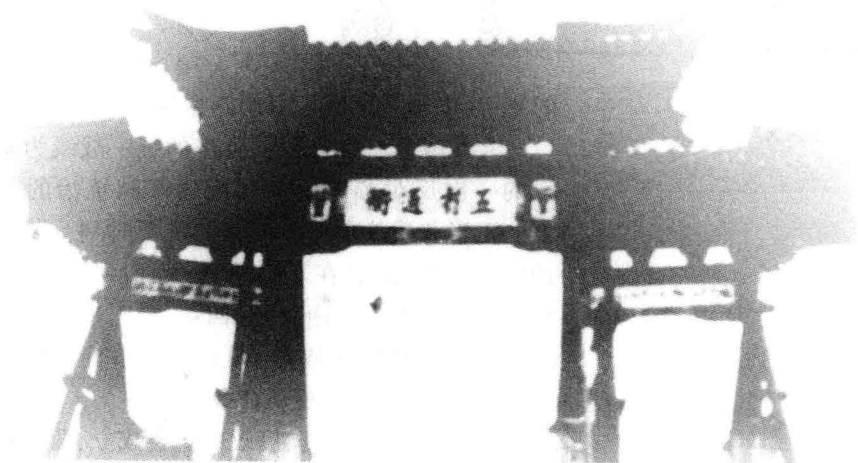
第十四章	夏镇除逆	(139)
第十五章	郭影秋狱中斗争	(147)
第十六章	沛城越狱	(159)
第十七章	枣庄事件	(169)
第十八章	延安之行	(181)
第十九章	第五战区长官司令部驻节徐州	(193)
第二十章	与李宗仁建立统战关系	(205)
第二十一章	成立第五战区总动委会	(217)
第二十二章	第五战区民众抗日团体风起云涌	(235)
第二十三章	青年军团和青年救国团	(249)
第二十四章	组织民众倾力支援台儿庄战役	(265)
第二十五章	徐州沦陷与日伪政权成立	(275)
第二十六章	创建鲁南人民抗日义勇队	(291)
第二十七章	创建湖西人民抗日义勇队	(303)
第二十八章	反顽斗争	(317)
第二十九章	开辟敌后抗日根据地	(329)
后记		(338)

Jifeng Zhi Jincao

中共苏鲁豫皖边区特委纪事

第一章

苏北的政治经济形势



徐州是苏北的重镇,这里人杰地灵、历史悠久、文化灿烂,是淮海一带政治、经济、文化中心。

徐州古为九州之一。西自济水、东至黄海、北抵泰山、南达淮河,地域之广,今非昔比。

徐州地处苏、鲁、豫、皖四省交界,素有“五省通衢”之称。京沪、陇海两大铁路在此交会,京杭大运河流经其间,黄河故道贯穿市区,公路交通四通八达,自古以来就是我国的交通枢纽,是联系江、浙和鲁、豫、皖、冀的必经之路。

徐州也是军事重镇。徐州市区群山环抱,四周是

丘陵地貌,形成徐州外围屏障,加之地处南北襟要,故自古以来是兵家必争之地。据有史记载,自夏、商以来发生在这里(现在辖区)的大小战争四百余起。当然,古代诸多战争中,多为“春秋无义战”,唯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帝制,方可称改变了中国。但是,由于袁世凯

的复辟,中国又出现了军阀割据局面。

北伐战争,是以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为基础进行的一次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统治的革命战争。正当北伐战争节节胜利的重要时刻,蒋介石于1927年4月12日在上海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并先后发生了南京的“四·一〇”事件,苏州的“四·一三”事件,无锡的“四·一四”事件以及后来发生的武汉“七·一五”反革命政变。

4月18日,南京国民政府宣告成立,蒋介石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中央政治会议主席。此时,在中国出现了张作霖奉系军阀的北京政府、蒋介石刚刚成



徐州“五省通衢”牌匾

立的国民党南京政府和汪精卫的国民党武汉政府的三足鼎立局面。而徐州处于三足鼎立的轴心，成了南军（北伐军）和北军（直、鲁、奉军之统称）争夺的要地。此时的局势是军阀吴佩孚已被北伐军打垮而下野；五省联军主帅孙传芳丢了闽、浙、赣三省，尚余苏、皖两省也已岌岌可危；奉系军阀张作霖兵败河南。随后，直系军阀孙传芳和奉系军阀张宗昌合计兵力21万驻江北至徐州一带，企图与北伐军决战徐州。

5月，蒋介石率北伐军分三路北上。左路军以何应钦为总指挥，率第二十七军、第三十三军从芜湖渡江，向合肥渐进；右路军以白崇禧为总指挥，率第一军、第三十七军，从镇江渡江，向扬州渐进；中路军以李宗仁为总指挥，率第七军、第十军、第四十军由南京渡江，向浦口渐进。兵分三路，会师徐州。

中路军李宗仁担任主攻，进展迅速，在浦口炮击张宗昌的“老毛子军”（白俄军），击毁远近闻名的铁甲车队。又于滁州炸伤奉军大将褚玉璞，将北军迫至明光。同时，左路军也已迫近合肥；右路军已抵达淮安。蒋介石亲自指挥三路大军围攻蚌埠。北军节节败退，张作霖见势不可挡，不得不电令张宗昌放弃徐州，兵退韩庄、临城一带；孙传芳也从海州逃往济宁。北伐军李宗仁部以胜利之师挺进徐州城。

由于徐州原在直、奉军阀的统治

之下，国共两党合作的政治局面没有遭受破坏。所以，当北伐军进城时，徐州各界人士都出面召开欢迎大会，由共产党人蔡贡庭主持并致欢迎词，陈明侯代表北伐军先遣部队致答谢词。随后，北伐军议定徐州前线各部由李宗仁统一指挥，徐州防务由第七军负责，任命高冠吾为徐州警备司令，国民党江苏省党部派顾子扬为特派员，主持徐州党务。此后，又在云龙山召开军民联欢会，李宗仁在会上讲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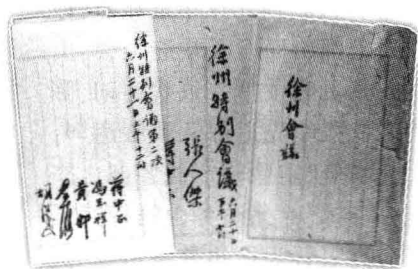
6月17日，蒋介石从南京乘中山一号铁甲车来徐州视察，同行的有冯玉祥驻南京代表李鸣钟等。李宗仁、贺耀祖、王天培、顾子扬、王昆仑



顾子扬

等军政要员列队欢迎。蒋介石在东站广场发表讲话，先是讲攻占徐州的意义，紧接着把话题一转，大讲“清党”反共。对这种刚刚定鼎中原就立即屠戮盟友的做法，在场人颇感惊讶。

蒋介石为扩大势力，拉拢冯玉祥及其西北军，以实现他联汪抗奉的政治目的。1927年6月19日，冯玉祥应邀自郑州赴徐，下榻大同街花园饭



徐州会议记录



国民党军政要员欢迎冯玉祥的合影

店，并在此举行了臭名昭著的“徐州会议”。会议发表了蒋冯联合宣言，决定“清党”反共“宁汉合作”，为蒋汪合流铺平了道路。

20世纪20年代末，徐州的经济状况极为落后。当时江苏的经济受不同时代的影响，形成三大区域。在江南，因受近代革命的影响，可见工业资本的展开；在淮扬一带，因运河交通之便，中古时代至今已有发达的商业资本；而在徐海一带却完全停留在农业经济阶段。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土地过于集中；二、赋税畸重；三、田租增高；四、高利贷盘剥；五、币制及度量衡等紊乱；六、水利废弛；七、匪患严重。

在苏北，土地多集中在大、小地主手中，农民所占有的耕地寥寥无几。如在徐海一带，每县都可找到几家一二百顷（一顷为百亩）以上的大户，而多数农民是自耕农、佃农或半佃农。古语云：不患寡，而患不均。这种大量土地非耕者所有的生产关系，阻碍着农业经济的发展，同时催发着土地革命的产生。

币制紊乱也给徐州人民带来很大的灾难。军阀混战时期，奉系军阀张宗昌和直系军阀孙传芳的军队在徐州屡进屡退。他们筹饷是银元，发饷则是铜元及军用票，军队所带来的铜元面额为五十文和百文，而五十文铜元面额的重量仅约当于平常十文铜元的两个半，他们拿到地方上使用就等于老百姓要吃亏半数。加上各县政府以及各大店号、钱庄、当铺也都发行自己的铜元券，既无保障，又无监督，一旦出现危机，则全部转嫁到老百姓身上，弄得

人民有苦难言。

更为严重的是兵患与苛政。由于自古为兵家必争之地,徐州地区的人民受军阀混战之害殊深。反动军阀以及后来的国民党政府,为了支持战争,到处抓丁拉夫,敲诈勒索,无所不用其极。有时夜半包围村庄,有时突然包围集市,强行抓捕青壮年去补充兵员。家中的劳力被抓丁抓走了,许多家庭便失去生存的依靠,老弱病残和妇孺被迫流离失所。

即使未被抓丁,国民党政府的苛捐杂税,敲骨吸髓,以及地主豪绅的包税加租,高利贷盘剥,也使老百姓难以维持生活。拿沛县为例,邓园村地主李西堂,1932年在徐州包收丰、沛、萧、砀山、铜山、睢宁、邳、宿迁等八县的酒池捐税,国民党政府规定每池纳税10元,而他则向酒户每池要纳税三四十元,高于官税数倍,从中大发横财,几年间置地600余亩。此外,地主用高利贷进行剥削每元每天利息一角,月内利息就是本钱的3倍。农民春天向地主借一斗粮食,秋天就得还3斗,如果当年还不清,就有可能被逼得家破人亡。

另外,苏北的匪患极为严重,据报刊上的消息,每个县没有一天没有盗案和杀人案的,洗劫一个村庄,或是掳走一批人去勒索,是常有的事。由于这里常常发生战争,吸纳了许多失业农民,一旦战争结束,散兵大半为匪,他们在军队里养成掠夺心理,更能获得军队中的枪械,很容易拉起

“杆子”。仅铜山一县,就有高老虎、齐小鹅子、姜疙瘩、苏歪子、刘七、老母鸡等十几股土匪,每股均有数十支至数百支枪。他们经常出来扰民、害民,弄得百姓民不聊生。

为了对付土匪的骚扰,民众多以村庄或大户为单位,出现了大大小小的“土围子”,或称“寨”或称“集”,这就是苏北一带诸多村庄叫“寨”或“集”的由来。在这些大大小小的“部落”里,实行的是自足经济,自己种地、磨面粉,每个寨子里都有铁匠,自己制造生产、生活器械。即便有一点手工业,如手工机布,也只是些粗朴的土布,以自供衣着。拿沛县为例,全县仅有织袜机一架,缝衣机一架,打面机三架。这些都算不上什么工业经济。

由于当时实行的是自足经济,工业几乎没有,商业也随之落后。据有关统计,邳县具有千元以上资本的店铺仅有30余家,而全县商业资本合起来,只是上海的一个小商号而已。

“土围子”的自足经济,自然也需要有武装来保卫。寨子里往往是十八般兵器齐备,而现代枪支多来源于军阀手中,以至越聚越多,形成顽固的封建“堡垒”。各大围子的实力远远超过地方政权的实力。从邳县调查来看,县城应是全县的中心,而城厢内外民团合起来只有8条快枪,县公安局也只有10余条枪。而邳县邢楼乡单窠家一个寨子,就有34条快枪。因此,有时“围子”闹点小独立,县政府也拿它没办法。

封建的部落经济,必然会产生封建的部落政治。一个寨子就是一个政权。在寨子里,寨主可以自行拷打佃户;捉到盗匪,也可在寨子里自行处决;同样还可以处理寨子中的各种经济纠纷和道德公案。如村民们捉到了“奸夫淫妇”,可在寨子里公开处死,就算是结一桩公案。他们完全习惯了用其封建势力来管理寨子。寨主们可以在寨子里为所欲为;而广大农民,尤其是佃农、租户和雇工生活在最低层,苦不堪言。

综上所述,徐州,由于其地理位置的重要性,决定了它斗争环境的复杂性。大革命失败时,徐州时局极不稳定。从全国政局来看,国民革命的失败,客观上,是由于帝国主义、封建势力和买办资产阶级的联合,敌人的力量大大超过了革命的力量;主观上,由于国民党右派的叛变,造成了国共两党的分裂。正如毛泽东所说:“从此以后,内战代替了团结,独裁代替了民主,黑暗的中国代替了光明的中国”(《毛泽东选集》第三卷 1036 页)。”蒋介石一方面把精力放在征服军阀势力上,另一方面则放在反共剿共上。在他的领地范围内,积极进行围剿和捕杀共产党人。“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仅在苏南城市就连续发生了数起反革命事件,大批共产党人遭到逮捕和屠杀。与此同时,而苏北重镇的徐州,则是另外一种天地。这里仍处于军阀混战的拉锯局面,各路军阀,你走罢了、他登场,象是走马灯

似的。他们的精力全放在军事斗争方面,无暇顾及非军事实力方面。因此,这里的国共合作局面没有被破坏,两党在合作的基础上各自都得到了发展。拿邳县为例,国民党左派马少贍任县长,在他的掩护下,仍有相当数量的共产党员在国民党党、政、军中任职,而且掌握着一定的军、政权力。如县党部职工部长李超时,兼任邳县总工会委员长;县妇女部长徐丽芳,兼任邳县妇女会长;徐怀云担任县警备大队副大队长;宋绮云任县警备大队第二中队队长;戴蔚霞任县教育局督学;解慕唐任县教育局局长。他们利用职务之便,在一年左右的时间里,发展中共党员 120 余人,因而有“红邳县”之称。

在萧县,也曾出现这样的局面:县保安队,公安局,县各中、小学校,甚至于国民党县党部常务委员,几个行政区区长、区队长,若干乡长,都掌握在中共党员手里。在那里,共产党人可以公开活动,学校教员在讲台上可以公开讲授共产主义。因此也有“赤色萧县”之称。

在经济方面,苏北远远落后于苏南,完全是小农经济的生产方式。加上连年战争,兵、匪为患和政府的苛捐杂税、地主的残酷剥削,弄的苏北人民苦楚难言,故而要求革命也更加迫切,斗争也更加坚决,这就使共产党人有可能在徐州这个局部地区广泛开展革命斗争。这种局面一直延续到 1928 年秋。

Jifeng Zhi Jincao

中共苏鲁豫皖边区特委纪事

第二章

泗县、永城等地武装暴动

